

天上的雲、地上的錦， 夢說紅樓

Colors of Cloud-Pattern Brocades
from *Dream of Red Chamber*

曾啟雄

Chi-Hsiung TSENG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及研究所教授

44-4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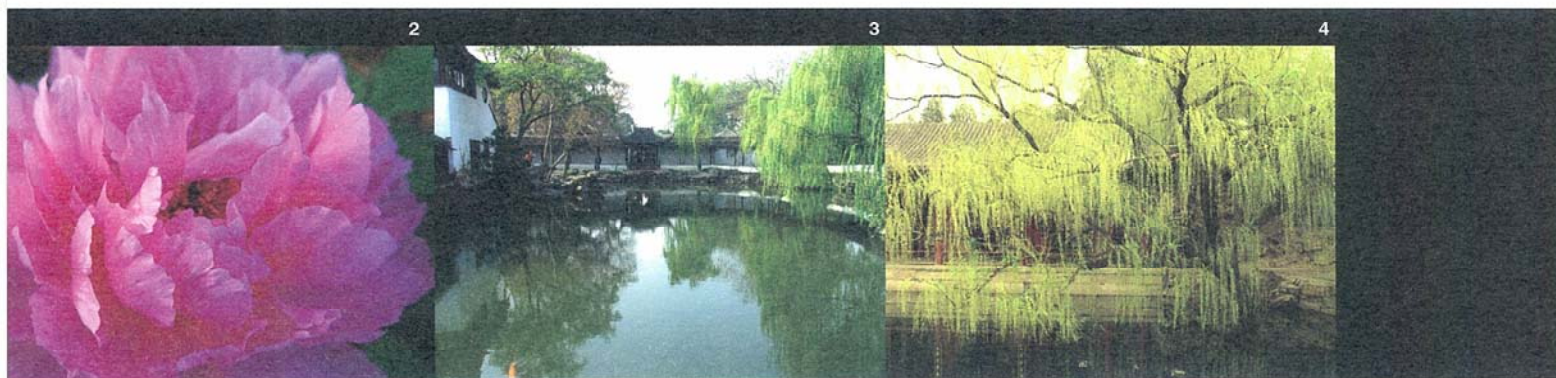
《紅樓夢》的作者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、祖父曹寅、伯父曹頤、父親曹頹，三代四人接連著擔任了江南織造局的局長，江南織造局管轄著江寧、蘇州和杭州三地的織造廠，曹雪芹就在這樣的環境長大。織造局是專門負責替皇帝張羅所有穿的問題而設立的單位，單單為一人生產，還算單純，生產的數量也不致於太大。可是皇帝是喜歡用闊綽來顯示威權，隨著賞賜、外交、貿易的需求，加上後宮嬪妃與官吏的服飾也不能太寒酸。皇家的需求造就了供應，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占了這個美缺，管理著龐大的江南一帶絲織品的生產。皇帝當然不會不知道那是個肥缺，不然那職位即使當得了也活不長的。肥缺永遠避免不了黑函攻擊以及人事鬥爭，還能讓他家三代四人一幹就是65年，簡直快變成曹家的專賣局了，顯示了曹璽和皇帝

的關係是很麻吉的。甚至曹璽老婆孫氏的親戚孫成文和兒子曹寅老婆的哥哥李煦，也都內舉不避親地分別被派為杭州織造、蘇州織造的負責人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整個江南織造局的業務全包了。

康熙皇帝還是很會照顧自己人的，曹璽的老婆孫氏是康熙皇帝的奶媽，曹璽的兒子，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，自然成了康熙的小時玩伴、死黨，官府則稱之為伴讀。在這兩層關係護持下，自然大事變小事，有事變沒事，皇帝老爺講的話就算數。據估算，三代四人主持的江南織造局，聘有2600餘位的匠役，加上專門種桑、養蠶、捻絲、搬運等相關的業務計算在內的話，其養活的人口數粗估也有30萬人左右，在當時算是個龐大的事業體。除了專賣事業外，也兼點外快，賣起鹽巴，也幫皇帝賣點北邊進貢的皮毛、人參、玉石或過

氣的庫藏品等。若只有買賣，並不怎麼威風，如果加上權力與富貴，就要另當別論了。曹寅更充當康熙皇帝的耳目，監察各地的官員操守、辦事勤惰的狀態，也會辦點皇帝私人交代事項，如額外的恩賞、買單等事宜。這些事不必循著公文流通程序，可以逕自以密摺形式直通康熙，打小報告也不是難事。因此江南一帶的官員都怕曹家，降級扣錢事小、腦袋搬家就不妙了，更慘的是抄家滅族。曹寅上任後，康熙怕他太嫩還交代：「倘有礙難之事，可以密摺請旨」，還怕中間出差錯，更交待「凡奏摺不可令人寫，一旦有風聲，關係匪淺。小心、小心、小心」連著三個小心，連寫奏摺也要教導如何提防人心險惡，深怕這個兒時玩伴被人給耍了。清代的奏摺傳遞是有規矩的，從縣到省再轉到中央，好像現今的公文，要經過局處廳

- 1 石榴紅
- 2 粉紅牡丹花
- 3 蘇州拙政園一片柳綠
- 4 頤和園中之諧趣園春天的柳黃天



部層層的關卡，才會到內閣，最後才到皇帝手裡。難保中間流通階段，會被攔下來、壓下來，關說掉、搓掉了、吃案了，因此康熙才貼心地交代曹璽可以動用私人特權象徵的密摺。儘管江南織造局的局長官位，尚不是屬於高等級的官吏，隸屬於工部的郎官而已，可是有了這特權，幾乎可以說是康熙皇帝的私人密探了。其他官員害怕了，誰都會怕被暗捅一刀，哪位不會配合、巴結呢？康熙皇帝六次的南巡，有五次住在江寧織造府裡，所有的旅費也是江南織造局買的單。皇帝出巡當然不是一個人，有儀仗隊、護衛隊、嬪妃等，每到一個預定落腳的地方，必慎重地專為皇帝與其家眷營造「行宮」、花園，更少不了吃的喝的，還有孝敬的，所有的花費是很驚人的，讓曹家人掌江寧織造的肥缺，才好給皇帝撈錢，應付各項花費。

《紅樓夢》裡敘述甄家的接駕花費：「別講銀子成了糞土」，簡直就是在講自家的江南織造局，為了五次接駕，浪費銀子的情形，花的是江南百姓的辛苦錢，但曹家不會讓可以顯示富寵排場的機會浪費掉。擺排場、鋪張浪費的結果是虧空了，解決辦法就是挖東牆補西牆，去年虧的就用今年的補，到頭來越滾洞越大，有主子護著還可以撐過去，康熙皇帝去世後，雍正皇帝就沒了顧忌和感情，曹雪芹的父親因虧空公款的理由被抄家了。就在曹雪芹十多歲時，全家北遷到北京西郊，到了「舉家食粥」的境地。生活劇烈變化，相信必影響到了曹雪芹，經濟上雖沒以前那樣富裕，但比起一般基層的家庭，還是有一定的水準，至少生活上還不至於到達困窘的田地。

自古，藝術家都是不能太富裕的，生活富裕後，就不會有

好作品出現的；命運太順利，創作的生命力就會困乏。曹雪芹經此變化，在經濟上，從雲端跌落到一般人的生活水平，自然會將心中的一切反映到創作的《紅樓夢》上。關於《紅樓夢》中的彩色表現是非常豐富的，一方面可看出文學表達的水平，另方面也提供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時期一般生活中的色彩狀態。尤其對從小在染缸旁成長的曹雪芹而言，養成了對色彩感覺的敏感特性，日後將自我的觀察與生活經驗反映於作品裡，是很自然的事。

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中，以文字表現的色彩字，單字有白、素、黑、皁、墨、烏、緇、黛、漆、灰、蒼、紅、絳、赤、朱、丹、赭、綠、翠、碧、青、銀、黃、藍、綸、紫、金等字，與現今仍使用的部分大致上是重疊的，只有緇、黛、綸、皁字較少出現。在複字組成的色彩詞彙



5



6

5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內的佛青色
6 杭州靈隱寺佛像上的佛頭青

上，雙字詞有粉紅、紫絳、絳紅、大紅、銀紅、大赤、青綠、赤金、紫金、烏銀、黑灰、淡墨、紫墨、金黃、黃金、青金、靛青、茄色、朱砂、猩紅、嫣紅、桃紅、水紅、硬紅、水綠、蔥綠、新綠、松綠、柳綠、翡翠、玉色、銷金、輕金、月白、雪白、蒼白、藕色、鐵青、石青、佛青、漆黑、鴉色、蔥黃、柳黃、鵝黃、土色、寶藍、鴨綠、石綠、石黃、縞素、姹紫、寶紫。三字構成的辭彙有石榴紅、海棠紅、密合色、玫瑰紫、秋香色、荔枝色。以上所列字詞大部分可能還被大家所認識或經常使用的，較不熟悉的有紫絳、絳紅、銀紅、青綠、佛青、鴉色、蔥黃、柳黃、密合色、秋香色、海棠紅等。絳字的色相是較為濃郁的紅色，紫絳就是帶紫的深艷紅色，絳紅是和紫絳接近的色相，去掉了帶紫色的濃紅色。銀紅的色相，可能跟紡織的技巧有關，清朝的編織工藝裡，喜歡在織品中織進金銀線，以顯示高貴、與眾不同。銀線和紅色織在一起，從某個角度看時，會泛出銀色的光澤，推測是如此的紅色叫做銀紅。水紅的稱呼還存在閩南話裡，水紅仔色，大紅更是當今的普遍用語。柳黃、柳綠、松綠、藕色、蔥黃、茄色、桃紅、石榴紅、海棠紅、荔枝色、玫瑰紫都是以花果的色彩來稱呼的，因此較容易理解。海棠花在台灣較少見，偶而在阿里山櫻花季裡，有幾棵垂絲海棠會適時地綻放，尚可看到炸開的成串花苞，





平地則較難發現其蹤跡。茄色就是茄子的顏色，是紫色的，桃紅和蔥黃、石榴紅、荔枝色、柳綠、松綠都很容易聯想出來，色相的對應也較容易被傳達。但柳黃就稍微有點難度了，台灣的柳樹也是同樣在春天發芽，只是呈現嫩綠色，而非有泛黃色的嫩芽，與其說嫩綠、新綠可能大家比較能體會，說黃色就有點難想像了，那是因為沒有那樣的柳樹色彩變化經驗之緣故。有次，在春天到訪北京的頤和園，在園裡的諧趣園水邊，就長了一棵黃色的柳樹，很好奇地靠近觀察，就是所謂的柳黃。柳樹除了會長出黃色的嫩芽外，也會飄出白色柳絮，風一吹過，如下雪般到處飄揚，看來很浪漫，但吃麵時，會隨風飄進碗裡，額外加料令人不快，有些人則會過敏。

秋香色就比較難理解了，會聯想到唐伯虎的點秋香的秋香，或從字面上去捕捉，大約是秋天香香的顏色了。秋天是以紅葉為代表，因此可能是紅色的，可是要兼具嗅覺香香味道的秋香，很難和現實產生色彩與味道兼具的聯想。根據日本的記載推測，秋香色是秋天芝麻成熟，芝麻的香味和芝麻烤香後的色彩結合的產物，日本稱之為香色，因此秋香色是帶點土黃茶色的色相。這樣一說，唐伯虎的點秋香浪漫全無，有點可惜。目前南京雲錦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所陳列的秋香色，就類似日本所說明的色相，其緣由是否也是如此，就要另外確認了。

藉著動物來表現色彩的有鵝黃、鴨綠、猩紅、鴉色等，鵝黃色目前尚在使用的，是仔鵝剛破殼出來後毛絨絨的淡黃色。鴨綠就是綠頭鴨的頭部所泛出的羽毛綠色，江南織造局匠人的捻織技巧裡，就有將孔雀的綠色羽毛捻成線織進布匹裡的技巧，叫做孔雀綠，與鴨綠色有點意趣同工的色彩效果。鴉色就是黑色了，烏鴉的顏色。較難理解的是猩紅色，是猩猩屁股的紅色呢？還是猩猩血的顏色。血的色彩，人和猩猩是一樣的，有必要特別指出是猩猩的血的必要嗎？直接使用血色來表現即可傳達了，為何要特別要用猩猩的血呢，目前還是無法理解其原因？可是大家的口語或書寫使用裡，猩紅色辭彙還是頻繁出現的。

朱砂、佛青、石青、石綠、鐵青、翡翠、綠青、寶藍等都跟礦石有關的，石青和石綠是目前美術界仍在使用的顏料。石青是偏藍色，石綠是帶綠色的，兩者都屬於銅的衍化物，將藍銅礦和綠松石磨成粉末狀即可使用。佛青也是同類型的礦石，使用純度較高的藍銅礦或青金石去研磨的，專門被上彩於佛像頭部，因此被專指為佛青，也被稱為佛頭青，或稱之為群青、回青、藏青亦可。因為產地的不同或因為礦石的青色聚集的現象而被稱呼之，寶藍也是如此。不過石青等礦石是無法被用來染絲織布的，礦物性材料被磨成粉末，呈現出顆粒狀是無法固定的，繪畫是加進了膠，將顆粒黏著於纖維。但

是衣料是要穿在身上，經常被振動、彈打，儘管黏固了，還是會很容易就掉落了。在《紅樓夢》「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挂穗掛」的石青色，都是借用石青顏料的顏色來形容染出的色彩，推測應是淺染的藍染，即可得到類似石青的色相。看此句的表現是以石青色做為主色，織成了八團的圖案緞子。另外，翡翠就是綠色的，現今尚在使用中，是寶石界的王子，看色澤翠綠狀況被定價錢的。密合色的名稱就較為特別了，不知其由來，類似的有個密字的密陀僧，英文為Litharge是屬於氧化鉛的一種。密陀僧是波斯語的音譯，但密合色究竟是何色，其來源為何，使用於哪種行業的，則不得而知。

青金、鎔金、輕金等金色的使用，在雲錦裡，有多種將金箔捻進絲裡的技巧，即所謂的妝金或織金。尤其在元朝時，蒙古人更是喜好將金入線，織成布後的黃金閃爍極具富貴之感。清朝自然也不會忽略政治上的需求，加上西藏信奉的喇嘛教中，使用的金線表現的宗教信仰織品或唐卡，更是雲錦的使用大宗。該風格織成的布料長期受到蒙古與西藏的喜好，需求量大也促使雲錦的生產事業發達。金線的製作工藝使用了成色不同的金箔，有以漆捻黏上絲線，也有將金箔用刀切成極細薄的金線，細片金夾織進絲線裡。用金屬織成的衣物，自然很重，據說有一件到達六斤程度的重量。黃金的成色使用也有規制的，除了皇帝外，其餘的



7

不可以使用足色的純金，一定要加些其他金屬，類似當今的K金，因此黃金的表面色彩產生了變化，在相互比較下有較白、較紅等不同的色彩。曹雪芹當然也注意到此變化，尤其織金更是雲錦的重要特色，藉以區別其他地區生產的錦緞，舊名為江寧織造局（位於南京市）專以生產上用為主的雲錦。在《紅樓夢》第三回描寫賈寶玉從廟裡還願回來的穿著：「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劍袖……」，二色金的描述是很貼近技術層面的。

當然織染的事務並不是在康熙朝才興盛的，元代就受到重視了，明朝末年戰亂導致江南的織造工作停頓。到順治時，才又恢復江南織造局的設置，鼓勵生產。到太平天國時期，南京被占領，導致生產停頓，戰後才又恢復。清末，因為外國的現代機械織機所織出布匹大量生產，因此依靠傳統手工的紡織工作遭到淘汰，不論是江南織造局轄下的三個廠均停產，舊有的江寧織造（南京）、蘇州織造、杭州織造，終於在光緒30

年被下令裁撤。之後，消失的工藝在周恩來的重視下，重新於南京市設立了專業的雲錦研究所，從事恢復舊有的複雜織造技術的傳承與研究工作。因此，雲錦儼然成為了南京市的代表性傳統手工藝，可以說是南京市的名片。許多的手藝，靠著師傅的傳承，延續至今，部分技藝尚無法被機械織機所取代。如複雜的「挑花結本」，使用棉線將圖案顏色預先設計好，綑綁在一起，方便坐在花樓上頭的提工，配合花樓下的織工織出花色，相當於現今電



11

12

13



8



9



10

腦的軟體或歐洲古典自動演奏音樂機械的卡片設計。另外，無法取代的技巧尚有「挖花盤織」、「逐花異色」等。

中國的養蠶是很早就已經開始了，相傳黃帝的太太螺祖就已經開始教導人民養蠶抽絲編織衣服了。染色活動也在此期間前後開始發展，經過了歷代的經驗累積，才出現了現今所見到多彩多姿的雲錦色彩表現技藝。如早在《詩經》裡，已經有藍的種植紀錄，染色活動已經到達某個程度，也說明了古代色彩生活的

一二。《紅樓夢》說穿了，也是一部管理中國皇家織錦的紀錄，留下了康雍乾三代的織染文字表現，更反映了中國人生活的色彩使用實境。

（本文圖片攝影：曾啟雄）

- 7 南京雲錦研究所現今使用中的大花樓織機
- 8 南京雲錦研究所藏之舊雙魚紋雲錦庫存料
- 9 南京雲錦研究所內復原之明朝赤四合雲紋十二團龍袍料
- 10 南京雲錦研究所收藏之清代舊庫存雲錦
- 11 南京雲錦研究所藏之清代織金祝壽綢
- 12 南京雲錦研究所收藏之壽字清代庫存布料
- 13 南京雲錦研究所藏之清代舊雲錦中之人物色彩變化
- 14 南京雲錦研究所復原之文官補子雲錦
- 15 舊江南織造局所遺留的雲錦織料，上有負責監制人的姓名，南京雲錦研究所藏



14



15